

贾琏色眯眯的眼神是硬给饿出来的

5



欧阳奋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生活中的邓婕个子比较矮,皮肤有点黑,眼角还有一块疤,但是一上镜就光彩照人。她的竞争对手乐韵,自身条件非常好。可是,就在剧组快要定下用乐韵时,乐韵出国了。乐韵走后,又来了一个哈尔滨的于兰,唱京剧的,人也漂亮。不过,几经周折后,邓婕还是得到了角色。

人物纪实

剧组开拍以后一个月,才到王熙凤的戏,是在四川拍的外景,就是铁槛寺老尼姑花三千银子让凤姐出面摆平事端的戏。戏里,王熙凤、贾琏、平儿算是一家子,高亮演贾琏的第一场戏也是他和李婷老师搭戏的那场戏——平儿发现贾琏私藏多姑娘头发。

在贾琏这个角色上,竞争也很激烈。王导就是一个特别能发现演员特质的导演,他发现了高亮身上的那种特质,决定让他演贾琏。《红楼梦》招募演员的时候,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剧组,高亮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个时候他从吉林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正在转关系,有一天舞蹈老师让他送一个剧本到北影,半路上被《红楼梦》的副导演潘星星给盯上了,一路跟着他,并弄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没过几天,高亮就收到了剧组的考试通知,让他去试戏。

高亮当时对拍戏毫无感觉,也没有多少兴趣。但《红楼梦》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思量再三,高亮决定去试一试,一连试了三次镜头,高亮通过了剧组的考试。这下他是真的犯了难,有一天深夜一个人跑到西直门的立交桥,站在上面看着车来车往想了很久,终于决定放弃舞蹈,重新走一条影视道路。

刚进剧组的时候,高亮还没有被指定演贾琏。参加《红楼梦》学习班的人,只要二十到二十五岁的男演员,基本上都是冲着贾琏来的,这个角色很容易出彩,是第二男主角,但他不喜欢。高亮觉得自己形象很正,演不出贾琏的放浪形骸,他看好的是柳湘莲这个角色,在心里琢磨得最多的就是

他。而且柳湘莲的戏份少,让他比较没有压力。

贾琏的人选迟迟没有定下来,高亮心里却还一直装着柳湘莲,开机前几天,导演让他试了这个角色,未置可否,只是对他说:“你再去试试贾琏吧。”

随后,高亮被赶鸭子上架演了一回贾琏的戏,结束后导演王扶林等人便聚到一起通气,十分钟不到,便定下了由高亮饰演贾琏。别人穷尽心思企盼的角色,高亮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但他一点也不开心,当天晚上就去找王扶林。王扶林一见到高亮就说:“我知道你会来的。”谈话间,王扶林解开了他心里的结:“我敢用你来演贾琏,是因为你一看就像是一个富家大少爷,那份气质是别人学不来的。”但是真正演的时候,高亮必须要表现得“色”,怎么办?观察了很久,高亮发现人在很饥饿的时候看到食物的眼神与好色之徒的眼神很像,演贾琏的时候,便借鉴了这种眼神。

高亮拍完和平儿的戏,接着就是和王熙凤在炕头的戏,重拍了好多次。毕竟贾琏是男二号,高亮有些压力。好在邓婕有经验,不断和他配合,互相交流,带着他演,总算把那场戏拍完、通过了。

拍贾琏看见多姑娘那场戏,高亮找不到感觉。副导演告诉高亮:“你饿几天,眼神里面就有那种看见多姑娘后充满欲望的感觉了!”高亮人很实诚,真的饿了一天。

在上海青浦大观园拍戏的时候,我见上戏招生的消息就鼓励他报名,他就报名

了。但剧组当时有两条禁令:不许谈恋爱,不许考学,怕耽误了拍戏。陪着高亮去买了文化考试的参考书,又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在电影《虹》里面演我们俩老师的周亮亮(周谅量),周亮亮是上戏的老师。回到剧组,又让他去找表演指导老师李颀给他辅导专业考试的小品。这些都准备好了,高亮还是只能偷偷地看书,在片场担心导演看到,还煞费苦心地将课本抄到剧本的白边上,在《红楼梦》剧组,高亮不但违反了“不许考学”的规定,同时连“不许谈恋爱”的禁忌也一并给破了,他现在的太太是当年在《红楼梦》剧组担任化妆师的胡焰。因为剧组人多,一个化妆师每天要化五六个演员的装,一个演员就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每天早上七点开拍,化妆师夜里两点就得起床工作,但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化,因为古装化完了不能乱动,得小心翼翼地护到早上开机。眼看大家都往后靠,高亮只好当了第一个,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和胡焰的感情悄然萌芽,《红楼梦》拍完后,两人的感情也修成正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贾琏是王熙凤的丈夫,平儿是王熙凤的贴身丫环,沈琳演的平儿分寸极好,给人感觉就是一平儿。

沈琳到“红楼”剧组也是很顺利的,王贵娥和夏明辉慕名去了江苏省扬剧团,沈琳进屋就高昂着头,像个高傲的公主一样:全身都是黑——黑裤子,黑的中式卡腰高领棉袄,头发高高地绾了一个髻,皮肤白净!她坐下之后,一点笑脸都没

有,眼睛目不斜视,一个冷美人,因为这个冷和高傲,先是把沈琳定为妙玉的人选。可沈琳家人不同意她去北京,还是王导做了她家人的工作后,沈琳才进了“红楼”第一期培训班。一锤定音,沈琳是平儿。

沈琳的表演,没有白费王导的一番苦心。

《红楼梦》很多戏都是在瘦西湖里拍摄的,像“元妃省亲”的大戏就全部在扬州拍摄。一回到扬州她就十分兴奋,到处向剧组里的同事介绍扬州的美景。现在定居北京的她,也经常回扬州探望母亲,每一次回家乡,都觉得扬州变化很大,在外地,她都以“扬州人”自居,并为扬州人感到自豪。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对原著的后四十回改编比较大,宝玉和凤姐的结局都有改变,他们的结局都和雪有关,应了那句“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话。

那场戏我们去的是哈尔滨的一个养鹿场,我和邓婕是南方人,很少甚至是从没有见过北方那么大的雪,那皑皑白雪白茫茫一片,对我们来说很稀罕,也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但那种冷也让我们很害怕,晚上有零下四十摄氏度,白天零下近三十摄氏度,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冬天。刚去那里,养鹿场招待我们吃饭,我嘴馋吃坏了肚子,晚上起来在一个角落大便,第二天早上一看已经冻成了一坨冰。看见这样的情形,我倒吸一口凉气。

拍我的戏,往雪地里一走,稍微不注意,雪就到我膝盖了,忍着严寒拍戏那滋味这辈子都难忘。因为太寒冷了,围观的群众看了一会儿就散

去了,我要在雪地里爬、走、摔,吃上几口足以把肠子冻成冰棍的雪。一不小心,踩空了,两条腿陷下去,冻得手脚发麻,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拍完戏,两名武警立即把我扶上空调车,小心翼翼地给我把鞋子脱下。下面就该邓婕的戏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都受不了那个冷和冻,邓婕行吗?

开始王导准备用假人来代替凤姐拍被人拖着走的大全景,后来又考虑到这场戏的重要,光拍大全景很难达到艺术效果,王导就问邓婕,“要光着脚拍,怕不怕冻掉脚趾?”邓婕说:“有点怕,鼻子不会冻掉?”“不会,你多戴几个口罩就行了!”大家为了轻松,和邓婕开玩笑。“……那……好吧。”邓婕犹豫地答应了。我悄悄对她说:“好冷啊,搞不好鼻子、耳朵真的要冻掉。”邓婕笑:“怕啥子?冻掉了算是工伤!”到了现场,邓婕倒吸一口气,凛冽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到脸上,生疼生疼的。虽然那天出了太阳,可一点都没有暖意。两个黑衣狱卒,拖着一床破席裹着凤姐。凤姐面如死灰,头发散乱,身上只穿了一身破旧单薄的棉衣,脚上只有一只鞋。雪地凹凸不平,两个狱卒艰难地往前行走。留在冰冷的雪地中的凤姐,松枝败草在她脸前划过,头发在雪地上披散开来,让人心寒。这就是不可一世,赫赫有名的王熙凤的下场。

拍完这场戏,邓婕就冻晕了过去,大家赶紧把她抬上车,七八个热水袋,小山一样的皮大衣把她包裹住。等邓婕醒来,知道戏拍得不错,一下就放心了,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韩洁和白淑华谈话后心脏病犯了

12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秦雄中了圈套,不断地疯狂地投钱进来,最终败得一塌糊涂。关键时刻,白淑华也撤资,不再支持秦雄。事发后,秦雄被监视居住,卞强告诉他,背后要搞垮他的人可能就是林峰和韩洁。在这一刻,秦雄才知道,韩洁就是韩冰的妹妹。

都市情感

午后的深南大道上,一辆顶灯上标着“TAXI”的绿色小轿车停在路口,她下了车,略略站了站,环顾着周围。然后,熟悉地穿过天桥,向前走去。

一个身着白色衬衫、身材纤秀因而显得颀长,皮肤白皙、细腻,垂腰长发,耳垂、颈项都没有任何饰物的女子就是韩洁。韩洁回到了深圳。达新事件的曝光让韩洁了却了心中的一段仇恨,但是林峰仍然在海南批发市场有大笔资金未能收回,总体来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刚下飞机的韩洁拖着行李箱在宏雅期货旁边的马路上来回走着,一个人。她在想吴宏在里面吗?他过得好不好?没多久,韩洁见到吴宏的丰田车,从通往大厦的小路上驶了进来。这是早上十点半,应该是在公司看盘的时间。她看着车缓慢停下,轻轻泊好,透过车窗上褐色的玻璃,见驾驶座的旁边还坐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很快女人下了车,高个,卷发,披着丝薄的披肩。接着吴宏也下了车,他没有任意的改变,依然是俊朗的模样。

韩洁看到白婷轻轻挽着吴宏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大厦,她的心情落寞到了极点。她的心怦怦地跳,悬在胸前的手微微地颤抖。

她逃也似的疾步走开,生怕被他们看到,她不时地张口呼吸,觉得心口闷得慌,并且隐隐作痛。就如同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时,人会有感知能力一样,韩洁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祥预感。此时她面前停下一辆白色宝马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女子对她一笑。

“你是韩洁吗?”“是。”“我正要找你,不想却在这儿碰到你,我们能谈谈吗?”“你是?”“白淑华,秦雄的前妻!”

谈话是在宏雅公司旁边的米罗咖啡厅。白淑华在咖啡厅里坐着,艰辛的生活给她磨炼了一副铜墙铁壁似的嘴脸。她从坤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金盒,把咖啡色的细烟卷衔在嘴里,用一个异常精美的小打火机点燃了。

“没想到在这里可以遇见你,你的样子我一眼就能认出,你对付秦雄是因为你姐姐?”韩洁默默地看着她,不置可否!“呵呵。”她冷冷地干笑了两声。

“人只会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你觉得你姐姐很冤屈吗?不是,那条路是她自己选的,她需要一个呵护她的男人爱她一生一世,可秦雄不是,秦雄需要无数个女人,但他的妻子注定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如果与其让她在未来的日子里痛苦,不如尽早结束。”

白淑华看着对面这张与韩冰极其相似的脸庞,内心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她吐了一口烟圈说:“你看这种烟,她是因为我给她吸了这个才选择死的,我也是因为她的出现才开始吸这个的,你现在把秦雄已经开始弄到一无所有了,对于他那样的人如同让他死了一回,说真的,我恨他,恨了一辈子,但到最后我还是要救他。这个就是爱。”

韩洁的面色青灰,嘴唇绀紫,她一动也不动,好像生命已经停止了。怒火在一瞬间升腾又熄灭。白淑华再吸上一口烟,再吐出来,说:“你姐姐夺走了

我的爱人,这是作为第三者的合理惩罚。有得就有失,这个就是所谓的公平!”

第三者?她的眼前闪现出吴宏和白婷一起走过的模样。白淑华继续微笑着:“你报复秦雄就可以了,请不要再报复我的女儿,我女儿和吴宏也是天生的一对,我想让他们在一起,希望你不要成为下一个第三者。”

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同时向韩洁袭来,她那颗柔弱的心脏慌乱地抖动,像奔驰的马队从胸膛上踏过,她那涌流的热血像突然淤塞在一个无路可走的峡谷,她那苍白的肌肤骤然渗出淋漓的冷汗,脸颊和嘴唇憋得青紫,她艰难地张大着嘴呼吸,仍然觉得胸部像压着千钧磐石。韩洁走出咖啡厅,走了几步,看着天空忽然变得漆黑,她倒下了,她那衰竭的心脏在艰难地跳动着……

黑暗茫茫没有尽头,她朝着黑沉沉的前方爬去,前方有她想见的那个人在等着她。她向他呼救:吴宏!吴宏!吴宏!……

“啊,你醒过来了!”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她循着声音急切地寻找,看见了,吴宏!他也喊着她:“韩洁!韩洁……”

韩洁不知道何时,人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她缓缓地睁开眼睛,那朦胧的光影渐渐清晰,她看到了高高悬在上方的输液瓶,她想挪动一下身子,却一点气力也没有,完全动弹不得,鼻子里插着输氧管,她的眼睛中涌出了激动的泪花,因为她看到了自己一直思念的人!韩洁含在眼眶里的泪水涌流出来。我刚才喊你呢,你听到了吗?她的嘴唇蠕动着,

却说不出话,她没有说话的力气,只能默默地看着他。

“韩洁,”吴宏的泪水滴在韩洁的脸上、脖子上,他俯下身去,贴在她的耳旁,“你怎么了,怎么了……”

“不要和她说话,她不能激动!”陈大夫威严地说。“让我在这儿看着她吧,”吴宏向陈大夫恳求,“我不说话,不说话……”韩洁的眼睛也在同样恳求着陈大夫。陈大夫的眼睛潮红了,拒绝这样的恳求是困难的,她默默地点点头关了房门。输液管中的药水,一滴,一滴……

吴宏默默地守护着韩洁。“吴宏……”她的嘴发出了声音,她真高兴,有力气和他说话了!“韩洁!”吴宏激动地叫着,这是他早晨到现在听到韩洁说的第一句话,是韩洁苏醒之后的第一句话,她可以说话了,有希望了!

韩洁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她想要告诉他,她从5岁以来就失去了父母,那一年她也在病房里的每个夜晚都重复着车祸中爸爸死去的眼神和妈妈全身鲜血的痛苦表情,那一年她的心脏开始飞速地心跳而后几乎走向衰竭。她想要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也在她22岁那年离开她了,于是她来到了这里,可是,今天,今天她看到他和白婷在一起,白淑华说他是第三者,那么她也是吗?……

“吴宏……”她急切地向他求证,但由于气喘,很难把话说得连贯、说得清楚,“你……是爱我的吗?我是说……我不是第三者,是吗?……”“是,我只爱你。”吴宏轻轻地摇摇头,不让她这么吃力地说

话,免得引起她的情绪激动,“我只爱你,一生一世……”

今天的事情,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一切,与白婷心里准备的情绪风马牛不相及。吴宏的车滑出地下停车场,坐在他身边的白婷此时此刻满心均是快乐的阳光,她越来越迷恋和吴宏独处的时刻。

然而这种快感还维持不到十秒钟,眼前就有一群人围拢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和吴宏随即赶忙下车的神态,让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不知道他怎么了,她赶忙也跟着下了车,想看看究竟,当她看到那个她最不愿意看到的面庞时,她心中忽然结起了疙瘩,悬宕已久的沉闷感很快死死地包围了她。她又一次发现她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与吴宏累积起来的感情在韩洁出现的瞬间会付之一炬。

白婷望着拨开围聚的人群扶起韩洁、小心翼翼抱着她的吴宏,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那个昏迷的女人身上转移到她的身上,他甚至在发动汽车引擎的时候都没有和她道一声别。白婷一人在寒风中一动不动站了很久,直到一辆白色宝马开到她的身边停下来,她才微微转了一下身子。白淑华把车窗摇下来!用眼神示意白婷上车。

“嫉妒一个人,就是承认她比你强。何苦低估自己的能耐?何苦高估别人的魅力?”白淑华对白婷说。白婷看了母亲一眼。这一眼,她看到的是一双审视着她的眼睛,带着挑剔与疑惑。白婷马上转开脸去看窗外。那刀子一样锋利的眼神,划开她的伪装,直看到她心里去了。